

“喵喵。”母亲学猫叫了一声，楼上的声音突然停顿了一下，显然吓着了。可是才片刻，复又如前，似乎更加放肆。母亲便摸索着拿了床头的一根长竹竿，猛然嘭嘭嘭连插几下楼板，怒骂一声：“死耗子！”这下鼠辈可吓得不轻，立马寂然，好一阵都安安静静。可就在我们迷迷糊糊将睡未睡之际，窸窸窣窣的声音又渐渐起来了，只得由了它去。

当母亲吹熄了煤油灯，一家人上床躺下，漆黑的夜色顿时将屋里屋外塞得满满当当。只一会儿，木板楼上就起了响动：有奔突惊窜如乱马跑过的声响，有霍霍如拉锯般啃木器的声响，有吱吱打斗叫唤的声响，也有坛子盖碰击出声，甚至还有沿着宽板楼梯忽上忽下的细碎脚步……便知道，老鼠出洞了。

旧时的乡村，老鼠一直是农家的心头之患。楼上的谷仓、板箱、柜子，但凡木器，没有不被它们啃出洞来，甚至啃得稀烂的。有时，连木柜里的棉被也被咬得稀烂，成了鼠窝。稻谷、花生、豆子、高粱、红薯等各种粮食，更是它们的最爱，不论乡人如何妥善收藏，总难逃老鼠灵敏的嗅觉和锋利的牙齿，被偷吃，被糟蹋。尤其是立冬挖了红薯之后，故乡人家的三餐常以红薯为主食，每隔些日子，就会从地窖里拣一两篮红薯，放在灶屋楼上，让柴火的烟尘熏干水分，焖熟了更甜。不过，这也方便了老鼠偷吃。日里夜里，常有生红薯被老鼠在楼板上拖动，咬

嚼”一声叫唤，跳到地上，懒洋洋地走了。这样的时刻，我总疑心它在夜里是不是会尽到捉鼠的职责。

有猫的日子，家里的老鼠好像没先前那么肆无忌惮了。我们夜里睡觉时，楼上的跑马声、霍霍的拉锯声已不那么密集。也不知那些老鼠究竟是被猫吃了不少呢，还是临时躲避风头，拖儿带女，大多迁往别人家去了。只是年中也有几个日子，猫叫得让人厌烦，我们偶尔在梦里都要被它们吵醒。一听，窗外谁家的屋顶上，几只猫正打斗着，追逐着，蹑踪得瓦片哗啦作响，叫声如啼，似乎既痛苦，又悲凉，声音还格外大。“这死猫！”每每母亲这么骂一声，又继续睡去。此时，乡村的深夜安静极了，家中的老鼠或许正在窝里瑟瑟发抖，不敢游荡，不敢吱声。

养兔

在那饥馑的岁月，当猪肉成为乡民一年都难以吃到的珍品，养兔悄然在故乡的村庄蔓延开来。曾有两三年，家兔成了清汤寡水的农家日子中的重要肉食来源。

我还小的时候，父母就多次说起，家里曾经养过兔子，数量还不少，有的一只五六斤重。我那时听来，觉得很很好奇，又遗憾，遗憾父母为什么一直养下来，让我也能养养可爱的兔子，看它们吃草，跟它们玩耍。因为在我童年时期，村中似乎没听说谁家养着兔子了，倒是有打猎的人，不时在鸟銃上悬着几只死伤的野兔从山岭回来。

村庄周边的山上，野兔是多的，尤其是茅草深厚的荒山。我们上山捡柴时，经常看到一小堆黑亮如豆的粪便，大家都知道，那是兔子屎，还能发现一些有着新鲜泥土的兔子洞。但我们是抓不住野兔子的，那样机灵又胆小的家伙，稍有响动，早就逃之夭夭了。冬天里，山间百草萧条，唯独山边旱土里麦苗青青，来偷吃麦苗的野兔就更多更勤了，我们从路边经过时，常远远就看到灰麻的野兔从麦地窜出，闪电般上了土坎，没入干枯的茅草丛中去了。

我一向对家中曾养过兔的事情着迷，从童年到少年。在父母和比我大十七岁的大姐的屡次讲述中，渐渐理出了一个大概的眉目。

大约在我出生的十一年前，偏僻的湘南山区八公分村，也架起了高炉，大炼钢铁，家家户户的鼎罐锅子及种种铁器，化作了高炉里的铁水。村里各生产队，都吃公共食堂，农家不再生火做饭。那时的故乡，一年只种一季高秆稻，产量低，粮食收成少，吃肉就更成了奢望，虽说生产队办有饲养场，养了几头猪，差不多也要过年才能吃上一次肉。每天饿肚子吃不饱成了常态，很多人都得了黄肿病。这样的苦日子过了三年，公共食堂倒闭，农家的土灶才又有了炊烟。

也就从这时起，村里开始有人家养兔。家兔易饲养，成长过程短，吃的是各种青草和菜叶，所需地方又不大，且繁殖快，数量多，可卖可吃，这对于刚脱离公共食堂的普通农家来说，无疑是见效快的好门路。乡人竞相效仿，饲养的家庭众多，我的父母也从别人家买了一对兔子来养着，一公一母，一只白色，一只灰色。我们家的兔子，起初就养在灶屋里，在高脚碗柜底下用砖头围了一个兔子窝。兔子爱打洞，而碗柜挨着水缸，泥地面常年潮湿，打起洞来更容易，甚至连通到了隔壁邻居家，不时在我们两家窜出窜进。兔子多时，白的白，灰的灰，大的大，小的小，我们家灶屋的宽板长凳下，灶灰坑，都成了它们藏身之处。

只是兔子气味大，养得多了，更为浓烈。若是喂吃了露水草，兔子拉稀，家里就更脏。后来，父母将这些兔子专门关在一间耳房里，与我们家一巷之隔，那是祖上分给父亲的一间逼仄小屋，任由兔子们打地洞，胡乱拉撒。这样大概又过了一两年。

家中养兔的岁月，遇着来了客人，或者过节，父母就会宰杀一只兔子或煮或炒，尽管有一股膻气，远没有猪肉好吃，已是难得的佳肴。而剩下的兔子皮，晒干后，可用来给小孩缝制帽子上的装饰。

公共食堂解散之后，农耕政策相对宽松，激发了农户谋划自家生活的自主性，村里建猪栏养猪的人家渐渐多了，养鸡鸭鹅的也多了，村庄变得活泼起来，养猪成了农家在参加集体生产之余的最大副业。

此长彼消之下，养兔也就自然少了，乃至于无。此后很长时期，故乡农家养猪，俗称养工分猪，农家的猪长大了，交给生产队宰杀分肉，或者按照国家下达的收购任务上交生猪，生产队再按猪肉的重量给农户计算工分。这种养猪模式，一直持续到分田到户，其时我已上初中。

我在故乡真正看到有人养兔，差不多快高中毕业了。其时这种养殖是零星的，与其说是为了吃肉，莫如说是家中孩子养着玩儿。几只小白兔关在水泥地面的房屋里，一只横躺屋角的大瓦瓮或一个木箱子，便是兔子的窝，地上满是吃剩的草叶。它们竖着长耳朵，嘴巴不停嚼着青草，眼睛红亮而机警，时时都在防范，随时预备逃跑。

正午的风声

躺在床上，捧着脸使劲揉搓了几下，双手摊开来时，从窗帘的缝隙间投进来的阳光不偏不倚地照在掌心，像舞台上的探照灯射出的光柱，明亮得有些刺眼。不由得眯上眼，再睁开来时，便看到细细密密的烟尘，一颗颗，挨挨挤挤地从掌心四周升腾而起，然后穿过光柱，消失在光柱之外的阴影里。

援
医
札
记

雪夜手稿

李存刚

肉眼看不见的事物，通常被我们看作消失了，实则很可能只是从我们的视线里移开了，移到我们视力所不能及的地方，隐藏了起来。毫无疑问，这里的阴影和这样的隐藏都是相对而言的。事实上，那些烟尘一直都存在，只是很多时候，我们眼里缺少了那样一束光柱，因此便在不知不觉间把自己变成了“有眼无珠”的盲者。

正望着那些尘埃出神，一阵巨大的声响忽然在耳边响起：呜呜……呜呜……呜呜呜……呜呜呜呜……一声比一声高亢，尾音越拖越长，像极了个妇人撕心裂肺的恸哭。感觉很近，却又一时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来的。我身体里残存的睡意瞬间没了踪影。

侧耳细听，那呜呜声却突然停下了。但不是真的消失，只是暂时歇息了。等我拿着脸盆和毛巾走到走廊另一头的卫生间时，便再次响了起来，还伴着轰隆隆的闷响。我疑心那轰隆隆的闷响是牙刷在口腔里搅动发出来的，于是停住手，一动不动地立在洗漱台前，那渐次加重加长的呜呜声再次变得无比清晰起来。

卫生间的后窗外就是呷尔新村。那是一个彝族村寨。冬天的某个正午，我曾偶然去到过村子里，碰巧遇上一位老人的丧事。满脸悲戚的族人们身着盛装，看不到泪水和哭泣，想必是极度的悲伤让他们脸上的泪水已经流干，依然流着的，只能在心里无声地流淌了。

村子里，几乎家家房前屋后都种上了核桃和花椒树。因为距离的缘故，看不到树根和它连着的大地，感觉那些树就像是浮在离地不远的空中的。

此刻站在窗户后面，已看不清我冬天里走过的道路，然而同样能看见村子里的房屋和种在房前屋后的核桃和花椒树，依然感觉那些树就像是浮在离地不远的空中的。可每一棵树蓬勃繁茂的枝叶断然地否定了我，将这个我曾经十分强烈的个人感觉还原为错觉。

也看得见菜地里的洋芋苗。我最早看到的菜地还是一垄垄白色的塑料薄膜，后来薄膜中心开始冒出细细的嫩芽，再后来白色的薄膜便一点点被绿油油的洋芋苗取代。有位农人戴着草帽，蹲在垄间狭窄的空隙里，大约是在清除混在洋芋苗里的杂草。没有我原以为的丧事，也没有别的什么意外。

到底是谁在如此美好的中午痛哭？为了什么而哭？

我们住处的楼下就是病房，

住着好几个病人。早上我和同事们一道查看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好好的，但很多时候，疾病的变化多端是谁也无法预料的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凶险的情况就出现了。在医院，意外几乎就是常态。

想到此，我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直冲到了楼下。值班的同事看到我嘴角的牙膏泡沫和搭在肩头的毛巾，纷纷露出讶异之色。病区里并无任何异常。

我问：“谁在哭？”

同事们显然被我的话问懵了：“哪里？没人哭啊。”

我举起食指，冲同事“嘘——”了一下。同事见状，便没再说话，手里的动作也停下了，转而跟着我，警惕地四处张望。

过了不大一会儿，同事们便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哪是什么哭声呀？是风声！”

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但看着同事确定无疑的神情，我一下就没了言语。对我这个外来者的小题大做，同事似乎习以为常，就像他们对呜呜的风声早已习以为常一样。为了让我彻底放下心来，同事接着便起身去关掉了走廊两侧房间的门窗。刚才还十分清晰的呜呜声，瞬间细弱得几近消失了。

我看着同事，有些哭笑不得。大风之中的那些声音，原来就来自我栖身的这栋房子。这个发现让我震惊。

一阵风过了，另一阵风又起，这栋钢筋混凝土的房子还是那样巍然不动。但在最初的那场大风过后，我分明感觉到我置身的世界有什么地方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。抵抗风暴，人永远无法与其置身的建筑物相比。对于一幢建筑，人们通常会高高在上地把自己当作主人，但在高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吹起的大风，有力地颠覆了这个定位。即便是再能言善辩的人也无可辩驳，只能在大风来时哑口无言，并且以最快的速度躲进眼前离自己最近的那栋房子。

那个农历四月的正午，有着热辣的阳光和强劲的大风。但当我从甜美的午睡里猛然醒来时，只注意到从窗帘的缝隙间投进屋内的阳光，并没想到我竟是被一阵紧似一阵的大风惊醒的。

在高原的日子，因为缺氧和寒冷，我每晚都会习惯性地醒来一两次，美好而充足的睡眠成了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，以至于白天里稍有闲暇便昏昏欲睡。每天那一个多小时的午睡，便成了必须且弥足珍贵的事，我也才恍然明白，为什么连莎翁都会说“一切有生之物，都少不了睡眠的调剂”。



“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。”（苏轼《赤壁赋》）风是自在的，自然世界的一切都是自在的。人在其中，总习惯性地以为自己是主动角色，其实一直是被自然所“动”。我们总说要认识自然、改造自然，现在想来，实在有些不自量力。自然一直存在着，并且总是按照自己的轨迹变化着，该起风时起风，该落雨时落雨，该飘雪时飘雪。正当我们以为我们的改造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，很可能我们已经被自然实实在在地改变了。

经过这个四月的正午，我可以言之凿凿地说，我曾听到过风的哭声。

（原文由百花文艺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）



甘子日报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康巴人文

2026年8月28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校对：傲昂嘉措

版式编辑：边强

6

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
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



五色海

【第1206期】